

古體小說叢刊

雲仙散錄

〔後唐〕馮 贇撰

中華書局

古體小說叢刊

雲仙散錄

〔後唐〕馮贇編
張力偉點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雲仙散錄/(後唐)馮贇編;張力偉點校. -2版. -北京:中華書局,2008.12
(古體小說叢刊)
ISBN 978-7-101-01408-2

I. 雲… II. ①馮…②張… III. 筆記小說-作品集
-中國-後唐 IV. I24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92986 號

古體小說叢刊

雲仙散錄

[後唐]馮 贇 編

張力偉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9½印張·2 插頁·111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

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:3001-5000 冊 定價:25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1408-2

《古體小說叢刊》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小說的概念非常寬泛，內涵很廣，類別很多，又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演化的。古代小說的界限和分類，在目錄學上是一個有待研究討論的問題。古人所謂的小說家言，如《四庫全書》所列小說家雜事之屬的作品，今人多視為偏重史料性的筆記，我們已擇要編為歷代的史料筆記叢刊，陸續出版。現將偏重文學性的作品，另編為《古體小說叢刊》，分批付印，以供文史研究者參考。所謂古體小說，相當於古代的文言小說。為了便於對舉，參照古代詩體的發展，把文言小說稱為古體，把「五四」之前的白話小說稱為近體，這是一種粗輅概括的分法。本叢刊選收歷代比較重要或比較罕見的作品，採用所能得到的善本，加以標點校勘，如有新校新注的版本則優先錄用。個別已經散佚的書，也擇要作新的輯本。古體小說的情況各不相同，整理的方法也因書而異，不求一律，詳見各書的前言。編輯出版工作中不够完善之處，誠希讀者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五年四月

前言

《雲仙散錄》，又名《雲仙雜記》，舊署後唐馮贇編，是五代時一部記錄異聞的古小說集。

這部書的內容比較駁雜，主要是有關唐五代時一些名士、隱者和鄉紳、顯貴之流的逸聞軼事。前一類大多是文學史上的人物，本書描述了他們的雅趣和癖好。其中有記杜甫在蜀貧寒生活的窘迫（《黃兒米》、《一絲二絲》），有記王維居輞川地不容塵、日十數掃的潔癖（《兩童縛帚》），有記孟浩然寫作上的求實嚴謹（《魚有幾鱗》），有記苦吟派詩人反復推敲中的甘苦（《苦吟穿袖》、《寫窗投溷》），更有記張籍將杜詩燒灰而食，以求「改易肝腸」一類的怪舉（《杜詩燒灰》）等等。對後一類人，本書則主要記述他們的奢靡生活，如「安史之亂」時曾做過唐軍監軍的大宦官魚朝恩用琉璃板做「魚藻洞」，貯水養蝦（《魚藻洞》）；顯赫於天寶年間的虢國夫人懸鹿腸於屋梁上，注酒宴客，號之為「洞天瓶」（《洞天瓶》）；玄宗時的名臣韋陟家宴時，使衆婢持燭作圍（《燭圍》）等等。這與史書所載唐代「自天寶以後，風俗侈靡」，「公私相致，漸以成俗」（《資治通鑑·唐穆宗長慶二年》）的情況是相合的。不過，除了這種種別出心裁的誇豪鬪富之外，書中也還有另一類生活的記載：洛陽振德坊貧民以糠爲食（《糠市》），豪門中的家奴偶有失誤則被主人投入火中（《投奴火中》），這些多少反映了

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的另一方面。本書間或也提及了當時的民間生活，如洛陽上元節的點燈送禮（《芋郎君》）、桂人好食蝦蟆（《蝦蟆糝菌》）之類的習俗時尚，還有節令食品和一些藥物的特異效果等等。《印普賢》一條所記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，或被認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明確記載（也有人認為並不可靠）。此外，本書也有不少荒誕不經的東西，如有人夜睡，聞風念《阿房宮賦》（《風念阿房賦》）；杜甫為文星典吏下凡，因佩刻有天誥之石人蔥市，故文而不貴（《陳芳國》）等等。總其內容而言，本書當然不可以作為信史，但所記往往不見於他書，故而還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作者在《序》中，把此書歸為「纂類之書」。從形式上看，《雲仙散錄》確實也是將這些異聞瑣事雜亂無章地編纂起來的。作者在談到他的撰書動機時講，他看到書籍中，「世人所用於文字者亦不下數千輩」，此時「未免為陳言也」，為「急於應文房之用」而編此書，於「常常之書」略而不採。可見，儘管後人將此書歸入小說類，但它却不像唐人的傳奇作品那樣，以描摹生動、富於文采而見長。從《說郛》、《唐代叢書》等叢書中保留的不少同類作品（其中也有贗品）來看，當時這種書是很多的。並且，它們真可能曾「應文房之用」。晚唐興起一股侈用事典的詩風，一直延續到宋代，形成了「西昆體」一類的詩歌流派，因他們用典的費解，致使後人有「獨恨無人作鄭箋」（金元好問《論詩絕句》語）之歎。從開此先河的李商隱等人的詩作中，就可見到大量來自志怪說部的僻典。據說，《雲仙散錄》的內容也確有被詩家用作典故的，如「戴顓雙柑斗酒往聽黃鸝」事（《詩腸鼓吹》），《四庫全書總

目誤引「戴顒」作「戴逵」之類。不過，此書大約是由於格調平平，趣味無多，看來並沒有太多發揮這一作用。但它的流傳還比較廣，收集唐五代說部的叢書大都沒有遺忘它，在舊時代也有着一定的影響。其中的某些掌故爲後人所習用，如「金蘭簿」、「惜春御史」、「閉門羹」等就出於此書。有些故事輾轉見於他書，爲人們所津津樂道（如「賈島祭詩」、「杜甫子宗武受阮兵曹石斧」，前者又見於《唐才子傳》、《唐詩記事》，後者又見於《竹坡詩話》）。書中記錄的享樂生活也受到了後來追慕者的欣賞，明人小說中就寫到，有人把本書所記張憲爲侍妾所起的「雅號」（《墨娥》）安在妓女身上，用作招牌（見《石點頭·貪婪漢六院賣風流》）。

本書作者署名馮贇，他聲稱家有九世藏書二十餘萬卷，似出名門世家，然其名却不見於他書。時代相近的宋人就已說其「不知何人」（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）。題名馮贇作的書還有兩種：一名《記事珠》，一名《南部烟花記》，均屬「纂類之書」，但份量都很小。前者的內容大多見於《雲仙散錄》，後者又多是從《開河記》、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中摘引的片言隻語，都算不上高明。並且，兩書皆不見於各史藝文志的著錄，祇收在《說郭》（宛委山堂刊本）、《五朝小說》、《唐代叢書》等幾種清人刊刻的叢書中。這幾部叢書以宛委山堂本《說郭》時代最早，在清順治三年（一六四六）刊成，但該書所收各書的可靠性之低，世所共知。而其它各書中所收的《記事珠》、《南部烟花記》二書又都是由《說郭》本而來的。根據這些情況判定它們出於後人僞托，大概是不成問題的。

《雲仙散錄》的自序題作於後唐明宗天成元年（九二六）。作者說他「事科舉蓋三十年，蔑然無效，天祐元年退歸故里」，四年之後編成此書。「天祐」是唐僖宗的年號，元年爲九〇四年。這樣，作者應當是生活在九世紀下半葉到十世紀初，也就是大約相當於唐宣宗到後唐明宗這一時期。自序中還提到，在編完《雲仙散錄》後，作者還編了幾部書，「皆傳記集異之說」。此外，再未見到有關他本人的任何資料。

這部書的可信程度歷來受到懷疑。這不止是因為作者不可考知，書中還存在其它的疑點。從南宋張邦基的《墨莊漫錄》始，就有不少人指出來過。不過，平心而論，前人的有些看法未必能站得住腳，如陳鵠《西塘集耆舊續聞》卷九引本書《筆頭若耶》條，中有張曲江語人「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，筆頭湧若耶溪」句，稱「殊不知若耶在會稽雲門寺前，特一澗水耳，何得言湧耶」，並「以此知其僞」。這不免是迂儒之見。誠然，若耶溪在後世爲一小澗，然在春秋時代尚爲一大河。在這裏，它不過是若干代沉淀下來的一種文學譬況。如果照此推論，雲夢澤在唐五代時早已不復存在，前一句豈不更荒謬？還有一個用來證明本書爲僞作的根據是：《序》稱天復元年（九〇一）作，而文中却提到馮贇天祐元年（九〇四）才「返回故里」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據此認爲：「其爲後人依托，未及詳考，明矣！」這個說法也難以立爲定論。天祐晚於天復是顯而易見的，既然作僞，未必至於在這樣的地方留下破綻。其實，是《四庫》所據之本有譌。此次點校用作底本的《隨齋叢書》本序文明題

「天成元年」，徐渭仁的跋語云：「天成後天祐凡二十一年，是元本不誤。」這個譌誤宋代就已出現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亦作「天復」。清人丁丙在其《善本室藏書志》中懷疑是「成字草書與復字相近，傳寫致誤」。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曾對此做了詳細辨析。另外，人們從這部書的文章風格上也提出了一些異議，陳振孫指出其「記事造語，如出一手」，趙與時也認為「集諸家之言」，不當如此「一律」（《賓退錄》卷一）；余嘉錫亦說：「相其文章風調，首尾如一。」這些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作為一部「纂類之書」，作者未必一定要直錄載籍，更多的情況是節引其書，甚或改寫其文，如同我們今天還能見到的與其時代相近的《類說》、《紺珠集》等書的體製。因此，這種說法祇能視作是一個旁證。

《雲仙散錄》最值得懷疑的是它的引書。全書三百六十七條，引書一百種。引書存在的問題一是書名，二是編排順序。引書中除了《纂異記》見於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，《金鑾密記》見於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及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《南康記》見於《宋史·藝文志》外，其它均不見於歷代著錄（據章宗源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，其中的《安成記》、《廬山記》、《衡山記》、《豫章記》諸書，均屬南北朝時的地理書，與《散錄》引文的內容不相切合。《郡齋讀書志》有《唐餘錄》，但却是宋人作品）。《類說》、《說郛》引了《金鑾密記》，前者還引了《廬山記》，都不見《散錄》所引的文字；而《紺珠集》、《錦綉萬花谷》、《海錄碎事》等南宋類書中引的《雲林異景記》、《妝臺記》等，又都是從《雲仙散錄》中轉引來的。

也許，我們不應排除這樣一種可能，即《散錄》所引，或許有單篇文章，不盡是書。可是，書名問題結合其內容來看，有的十分貼合，如引作《文覽》的數條皆是杜甫、白居易等人的軼事，引作《馬癖記》的則記的是哥舒翰等人的好馬成癖。也有的多數內容合於書名，個別條目與書名不相符契。亦有若干書名似乎是隨意所加，如《玄山記》祇一條是記「玄山印」事，其餘各條均與題無涉。它不像是述說一事的單篇文章，但也很難設想，記載這點小事可以成為專書。書名中更大的破綻是二七六、二九五、三〇四、三〇六（此為點校本新加的順序號，下同）四條記薛稷爲筆、墨、紙、硯「封九錫」，一事被分作四條不說，還列上了四個根本不同的書名。由此看來，所引之書的可靠性的確是一個令人疑惑的問題。

不僅書名如此，引書的編排順序也很奇怪。這一點，趙與時《賓退錄》卷一曾予以指出，說它「援引書百餘種，每一書皆錄一事，周而復始，如是者三。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」。進一步觀察，還可發現其編排的大致規律。一百種引書每百條重複出現一次，第二次以後的每次出現都是以第一次出現時的順序爲基礎，十六、七條左右爲一單元，打亂了順序重新排列。但各次重複中每個單元起始點的位置都是相同的。除了第三次重複（三〇一——三六七條）因不足一百而有空位與第二次重複中的最後一個單元（二八八——三〇〇條）是倒着排列的以外，大體上是整齊的。這實在像是一種文字遊戲：列出一百個書名，然後又成組成組地混合排列（讀者也可從點校本後附的

《引書索引》的數碼中看到這一點。總之，《雲仙散錄》的引書漏洞百出，當屬僞托。不過，從部分書名與內容相貼合這一點來看，僞托也是出自本書作者之手，不大可能是由後人添加。但是，縱然引書上存在着種種花招，却仍不能作為推翻本書為五代時人馮贇所作這一說法的有力證據。

在宋代著錄中，此書都作《雲仙散錄》。但不知從何時起，它又以《雲仙雜記》的名稱流傳於世。用後一名稱的本子今所見者，以明代棗竹堂刻本為最早。此本分作十卷，前八卷的內容即是《散錄》全本，祇是有十多條的位置不同。它們是：（一）三五八到三六一條提前到第二條之後，（二）二九五、三〇四、三〇六條提前到二七六條之後（內容均為「薛稷封九錫」），（三）三六七條（最後一條）挪到《雜記》二卷之首（此條今本《散錄》已脫，僅存標題），（四）二五四、二五五條提前在一五二條之後。如果據上文提到的引書編排規律來看，前兩處明顯地是出於後人的纂亂（第二處的纂亂自然是出於對內容的考慮）；後兩處則不然，恰恰適合於這個編排規律，而在今本《散錄》中，這兩處却呈現了空缺和錯亂，可見，在這些地方，它們保留了原書的本來面目。由此，再根據《雜記》「九」字都作「圓」，避宋欽宗趙桓諱，可以知道，今本《雜記》出現亦早，並非由今本《散錄》轉出，但其九、十兩卷則另當別論。

《雜記》九、十兩卷的內容全部是新增加的，共七十九條，大部分注明了引書書名，共二十九種。這些書現在大都存在。馮贇《序》中言於「常常之書」不收，可是這兩卷所引皆為習見之書，而且還

包括有《穆天子傳》、《孔子家語》等時代風格都大不相同的作品。不僅如此，還有諸如《資治通鑑》、《北夢瑣言》、《南部新書》等宋代人的著作。顯而易見，這兩卷屬由後人僞托。可是，這些引文與今本原書的文字往往差距甚大，而且有少數不見於今本原書。這究竟是引書時的刪略呢，還是別有所據？經過查覈，找出了答案。原來，它們大多數轉引自《類說》。《類說》六十卷，南宋初曾慥編，慥字端伯，曾官尚書郎，直寶文閣。他於紹興六年（一一三六），從二百五十六種筆記小說裏輯錄成此書。「其書體例，略仿馬總《意林》，每一書各刪削原文，而取其綺麗之語，仍存原目於條首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）。《雲仙雜記》九、十卷共有六十三條鈔自《類說》，但却諱而不言，只注出了原來的書名（今本有九條還脫去了引書名）。剩下的十六條，純屬生湊。有的本是一段中的文字，被分別鈔出，立為二條（卷九第七條《無腸公子》及第十條《虎狼稱呼五君》），倒是很有些馮贇的作風。這十六條文字，多與所引書的今本相合，但亦有相去甚遠者（卷九之四十一條《烏龍》、十二條《鬚髯如戟》）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證據不足，祇能存而不論。上面所言，足以證明《雜記》九、十兩卷是件拙劣的贗品，這種極不負責的作法大約祇能出自逐利忘義的書賈坊肆。

《散錄》與《雜記》兩個本子的主要不同表現在每條前的小標題上。兩本標題相同者不到三分之一。不同者情況比較複雜，大致說來，除了一些選擇角度不同，各用文中所記事的某一方面作題的情況（如《散錄》「金剛骨」，《雜記》作「地仙圓」）外，《散錄》往往用一簡稱或提取文中一詞作題；而

《雜記》常常用全稱或概括全文內容的標題，字數較多。如十七條，《散錄》作「墨娥」，《雜記》作「鳳窠群女」；二二三條，《散錄》作「天樞巡使」，《雜記》作「元夜食牛肺犯天樞使」。「墨娥」是所記的「鳳窠群女」之一，「天樞巡使」也只是事件涉及的一個間接當事者。相較之下，《雜記》標題要更準確、明白一些。不過，也有極個別相反的例子。這也說明了兩個本子不出於同一系統。

《雲仙散錄》的刻本最早見於記載的，是洪邁《容齋隨筆》所記的南宋南劍州刊本。今存的刻本大都收在一些明清人編的叢書中。這些本子可以分作兩類。一類有清末徐乃昌刊刻的《隨龔徐氏叢書》本，它最早的刻本是南宋開禧年間郭應祥在泉州所刻。據郭氏跋語講，這個本子綜合了李茂州與羅史君的兩個家藏本。前者不分卷，後者分上、下兩卷，「先後之次亦有不同」。郭本從李本而據羅本校改了一些脫誤，用當時政府的官冊紙印行，流傳很廣，丁丙《善本室藏書記》、《簡明四庫目錄標注》都曾著錄。《隨龔徐氏叢書》本明確說明是從此而來。該本今存於南京圖書館，其書影見《留真譜二編》卷五，行款與字體均表明《隨龔》本是其影刻本。

另一類本子可以明隆慶年間的葉氏葦竹堂本爲代表。此本分作十卷，題名《雲仙雜記》，《四部叢刊》影印的即此本。明高承埏輯的《稽古堂叢刻》本（原本未見，據《隨龔徐氏叢書》本附「校勘記」，清光緒四年刊刻的《嘯園叢書》本卷數及異文缺字均同於此本，其間當有相承關係。明鍾人傑等刊刻的《唐宋叢書》本卷次亦同於葦竹堂本，偶有異文脫誤。清順治三年刊刻的陶珽重編《說

郭《本行款及殘缺、墨釘均同於《唐宋叢書》本，事實上是同一版的一個後印本，但祇有九卷，缺第六卷，以原書第十卷插入代之，而無第十卷名次。清乾隆九年石門馬氏大西山房刊《龍威秘書》本、嘉慶年間南江吳氏聽鼻堂刊《藝海珠塵》本均不分卷，都缺第六卷，而將第十卷補入。這顯然是承襲重編本《說郭》而來。但二本較之後者又有不少條缺失了。後面提到的這四個本子，異文基本相同，而不同於某竹堂本等，可見它們自成一個版本系統。這一大類的本子均題作《雲仙雜記》，只有《稽古堂叢刻》、《藝海珠塵》兩本例外，作《雲仙散錄》，顯為後人據前代著錄追改。收在涵芬樓排印本《說郭》卷二十七中的《雲仙散錄》，是一個節選本。它的異文、排列順序基本同於某竹堂本這一類本子，并且也有已為《隨齋徐氏叢書》本所佚失的《田水聲》一條。然而，它却注明底本是個一卷本，所選也無九、十兩卷的內容。這或許可以說明它的底本屬於今傳十卷本《雜記》出現之前的一個本子。

下面，簡單談談本書整理中的幾個問題。

(一) 點校的底本採用《隨齋徐氏叢書》本，參校以某竹堂本、《唐宋叢書》本、《說郭》（宛委山堂刊）本、《嘯園叢書》本、《龍威秘書》本、《雜記》及《說郭》（涵芬樓排印）本、《藝海珠塵》本、《散錄》。底本因訛誤而改字者，均注明依據，他本異文兩通者，也均出校記，但不改字。異文中各校本相同而與底本不同者，只標以「《雜記》作某」，不再一一列出各本全稱。異體字、避諱字均直接改成今通行

字，不再出校。

(二)每條前加上了順序號，題下用括號將《雜記》本標題列出，並標明卷數及卷內序號。《雜記》引書，都是用小字列在文後。《散錄》二二六條引書作「出《棋訣》曰」，二九九條作「出《高士春秋》」，並列在文後。由此可以推測，本書原來引書名均放在文後，加一「出」字。而今本《雜記》除卷一第三七條「縮龍臺」，《散錄》三三條作「出《捃摭精華》」，卷六第六條作「出《棋訣》」（即上述《散錄》二二六條）外，均無「出」字；今本《散錄》還將引書名挪於文前，下加一「曰」字，皆非原貌。今爲整齊起見，一律按《散錄》統一。

(三)九、十兩卷雖非原書所有，然流傳已久，故附於後。按其注明的引書，儘可能據通行本加以校勘。多數雖查明其爲轉引《類說》者，亦在與《類說》對勘的基礎上，校以原書，目的是使讀者對這兩卷作偽的手法有更清楚的瞭解。需要說明的是，用作參校本的明天啟刊《類說》（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印本），雖是現存《類說》刻本中時代最早的一個全本，但它却不是九、十卷的鈔錄者所據的版本。《雜記》的異文，往往更接近所引的原書，這一點在校勘記中已有反映。

(四)本書將《記事珠》列爲附錄。這是因爲，《記事珠》一書共五十六條，每條大多僅一二句。其中有三十五條見於《雲仙雜記》（包括九、十兩卷），內容標題幾乎全同，均不標明出處。其餘不見於《雜記》者，內容時代雜亂。此書是後人採摘《雜記》，再混入其它書中的片言隻語而湊成的偽書。

除了能作爲說明《雲仙散錄》一書流傳情況的參考材料外，甚少其它意義。故附於此，以省去讀者查找之勞。所用的版本是《唐代叢書》清嘉慶十一年王文誥序刊本。該書凡引自《雜記》者，祇標明卷數序號，有無異同，正文不再鈔寫出來。

（五）本書還選錄了歷代有關《雲仙散錄》的題解辨證資料，又將諸家刻書時作的序跋彙集起來，按時代先後分別收入附錄中，以便讀者查閱。

（六）書末附《雲仙散錄引書索引》。

本書的點校，是我在大學讀書時學習古籍整理的實習。整個工作自始至終都是在程毅中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的，從擬定體例到審訂完稿，都傾注了他的心血。安平秋老師曾審讀全稿，並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。謹在此向二位先生深表謝忱。同時，我還要感謝審改過書稿的張奇慧、顧青二位同志。

點校者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總目

前言	一
雲仙散錄目錄	一
雲仙散錄	一五
附錄一 雲仙雜記九、十卷	一七五
附錄二 記事珠	二三三
附錄三 歷代題解與辨證選錄	二五三
附錄四 諸家刻本序跋	二六三
《雲仙散錄》引書索引	